

# 笔 游 集

范寿春 著

一九九七年正月

# 笔 涯 集

范寿春 著

廣州市圖書館  
藏  
書室  
范  
壽  
春

一九九七年正月

1.1.28

# 自序

年少读书少，1941年12月8日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鬼子兵登陆鼓浪屿，我失学了。往后，不知哭多少回，流多少泪，从未再踏入校门一步。我铭记失学那一天。

我要学习，我有权学习，求知欲望激励着我进私塾，念半年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；入夜校，学会计、念英语；54岁，还学九个月日语。西洋文、东洋文，仅学“一点点”，偶而派上用场。

祖家惠安涂岭乡下打珠村，家贫田地少，幼小四岁时，随父母全家背井离乡来到鼓浪屿旧庵河养牛养猪种菜为生。1942年8月，又被日本鬼子当难民遣送到浯屿，而后在海面上盘船从晋江深沪上岸，全家老少步行，经泉州城，过洛阳桥，回归故里。

1947年正月，个人再徒步经泉州、安海，乘船渡海来厦。嗣后，父母又带全家来第二故乡鼓浪屿重操旧业。

一生旅途，卖油条，种过田，当过学徒、店员、干部。1958年，竟然步入新闻界，笔耕30年。

新闻生涯，采编练笔长知识，业余写点“副产品”，散文、诗歌、故事、童话、杂文都沾点边，杂碎短又小。

数代人家贫如洗，父祖目不识丁。今生有幸忝在文人之末，笔拙也为平生记录。“孤本”剪贴难存，正式出版囊中涩，获准内部出版，低水准挑出百余篇付印，一赠亲朋至友，二留子孙后代。

1996年12月8日灯下

# 目 录

(一)

自序	( 1 )
海堤漫步	( 1 )
杏林湖抒怀	( 4 )
筼筜观鹭	( 6 )
乡音·乡亲·乡情	( 8 )
异乡情	( 11 )
舅公的思念	( 13 )
谈蚝	( 17 )
厦门解放那天早晨	( 19 )
我又有了母校	( 22 )
晃岩旭照	( 25 )
母校，我回来了！	( 27 )
登晃岩 赏石刻	( 29 )
龙眼树下的思念	( 31 )
筼筜夜火	( 33 )
草原采风	( 35 )
古都赏牡丹	( 37 )
庐山奇秀甲天下	( 39 )
京东第一山：盘山	( 41 )
海上观青岛	( 43 )

高原行	( 45 )
蓝天白鹭	( 47 )
当我走过十里长堤	( 48 )
夜归	( 49 )
至友	( 50 )

## ( 二 )

聊“嚼字”	( 51 )
聊“城”	( 52 )
聊“挤”	( 53 )
聊“发烧”	( 54 )
洋味素	( 55 )
王朝	( 56 )
官“聊”	( 57 )
新“三洋”牌	( 59 )
“卡拉”OK	( 60 )
瘦缺	( 61 )
“他怎么脸不红呢？”	( 61 )
教耶，唆耶？！	( 62 )
责人之人	( 63 )
“跑掉”、“片子”	( 65 )
谁该处分	( 66 )
失算	( 67 )
公德篇	( 67 )
刚韧篇	( 68 )
旷野拾零	( 69 )

辞书缺词	( 70 )
秤	( 72 )
谈新叙旧	( 73 )
偶拾字趣	( 75 )
语趣	( 76 )
时间差	( 77 )
消费天平	( 79 )
金子论斤	( 81 )

### ( 三 )

厕公诉	( 82 )
巷里芝麻官	( 85 )
篱笆和牵牛花	( 87 )
阿伯公	( 90 )
她	( 93 )
礼拜七	( 95 )
洋风	( 98 )
寿礼	( 100 )
野记者	( 103 )
我是小的老储户	( 106 )
小钱这家子	( 108 )
北鹿南来	( 111 )
骆驼不羡仙	( 114 )
一封信的奥秘	( 116 )
蚊蝇相骂	( 119 )
磕头虫与星天牛	( 121 )

六脚朝天的黑蝉	( 124 )
骄傲的小跳鱼	( 127 )
蚂蚁搬山	( 130 )
稚语	( 133 )
烧酒仙	( 135 )
剃头	( 136 )
小牛遇虎记	( 138 )
千里马与蚂蚁	( 140 )
人斗馋鬼	( 141 )
大道公灯	( 142 )

## ( 四 )

绿·楔子	( 144 )
小岛的自豪	( 145 )
灯光	( 145 )
时光	( 146 )
家	( 147 )
桥	( 147 )
山尖一小点	( 148 )
夜行人	( 148 )
杏林即景	( 149 )
早	( 150 )
互教互学	( 150 )
电焊工之歌	( 151 )
两位小青年	( 152 )
革新图	( 154 )

好管家老李	( 155 )
师徒同上光荣榜	( 156 )
王老匠下乡	( 157 )

## (五)

巾帼之功	( 158 )
忠心耿耿为革命	( 163 )
好呀！坚强的小石头	( 169 )
胸怀中华的何连玉先生	( 171 )
李焕之与厦门电台开始曲	( 174 )
尚未褪色的记忆	( 176 )
居家谈“票”	( 177 )
请帖忆趣	( 179 )
珍藏一品	( 181 )
广集长知识	( 183 )
礼仪贺词谈趣	( 184 )
鳌园拓本	( 186 )
珍书共赏	( 188 )

## (六)

闽南话趣谈：古汉语的活化石	( 190 )
文读音与白读音	( 192 )
内亲外戚的称呼	( 194 )
古语留今用	( 195 )
特殊用语	( 197 )

特殊音与颠倒词	( 199 )
同义词的特殊用法	( 201 )
方言用词的简化	( 203 )
方言歌谣的韵味	( 204 )
闽南谚语	( 206 )

## (七)

厦门地名趣谈：石与路	( 207 )
行业与路	( 208 )
宫庙寺殿与路名	( 209 )
方言与路名	( 210 )
路名与僻字	( 211 )
洋味的路名	( 212 )
作者简介	( 213 )

## 海 堤 漫 步

海堤，多亲切动人的名字啊！多少人向往这横断海峡的长堤，多少人钦佩这历史上罕见的宏伟工程。

厦门人爱海堤，他们喜欢用海堤做产品的商标。如海堤牌香烟，海堤牌牙膏，海堤牌……。有的人还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堤生、堤宏等。总之，大家都把海堤当为美丽宏伟的象征。

秋天的一个早晨，我又来到了高崎，登上“观堤亭”，朝东望去，真是秋高气爽，长空万里，一览无余。这当儿，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，我看看蔚蓝的海水，又看看白玉般的长堤，在金色的阳光下，海堤发出闪光，显得格外美丽。

多美的海堤呀！它吸引着我信步前进，就在航道上的桥头，我又止了步。我记得：脚下就是当年孤立海中的狮球岛。1953年6月，建设海堤的第一面指挥的红旗，就是出现在这个岛上；我还亲眼看见第一只帆船，在这茫茫大海上抛下第一块奠基石。我站在这里，向南展望，眼前仿佛有千百只帆船，满载着花岗石，乘风破浪前进。我的脑海中又涌现了当年象开山虎的石匠，象混江龙的船老舵，他们那移山填海的英雄气概，又一次地激动我的心弦。

突然间，我好象又看到了南山上硝烟弥漫，听到开山炸石的轰隆响声，它震得高山发抖，海水翻腾，千万方岩石被推倒在平地上，这是开山土专家推广“壶形爆炸法”的威力；卧狗屿，猫公屿，睡象屿和老鼠屿，有的搬了家，有的在地图上重新修改它的比例。

在这时，我更要想起1956年12月7日这一个难忘的日子。在这一天，我第一次看到火车，亲耳听见真实的火车的长笛声。这一天，堤上的搬运工、砌石工、船工，到处奔走相告：“火车来了，火车真的来了！”只要想想，解放前梦寐以求，向往半个世纪的火车，开到厦门的门口，谁不为之欣喜若狂啊！

记得去年“五一”节，我也在海堤漫步，遇见一个少先队员搀着一位老太太。老太太总有六、七十岁了，穿的一身蓝，在这节日里，没有忘记在发髻间簪上一朵“红绸春”。一老一少，既不登高观堤，又不赶路向前，只见他们横越堤心，走近铁路，我不禁好奇地问：“老奶奶，你们也是来游海堤的吧！”

老太太一边弯下腰去抚摸那磨得发亮的钢轨，一边说：“是呀！我来看看海堤，也看看铁路。我的大孙儿在北京工作，他每次回乡来都说，这条铁路可以通到毛主席那里。我摸一摸这和北京联在一起的钢轨，心里特别高兴。”她说着，又继续摸摸钢轨，然后喜孜孜地朝堤中走去。

海堤，美丽的海堤。其实，人们热爱海堤，不仅是它的宏伟美丽，还因为它把前线和祖国各地接连在一起，它给厦门人民带来了惊人的变化。他们赞它是“幸福之堤”。每当人们游览之余，都要意味深长地说，“自从海堤建成以来……。”是的，这是必然的联想。海堤建成铁路通车之后，厦门时刻在变化着。海堤的“卫士”就是最好的见证人。他们日日夜夜守卫在这里，亲眼看海堤上来往的火车、汽车、马车、自行车和从航道穿过的船只，看到了火车运进来鞍山的钢材，漳平的烟煤，看到来自祖国各地慰问前线英雄的亲人；厦门的电机也从这里送到遥远的新疆，车胎、胶鞋、电池送到广大的农村……

在海堤漫步，想起它带来的变化，我不能不赞一赞建设海堤的人们。他们曾经喝令高山低头、大海让路，在茫茫大海中创造

了惊人的奇迹，在新的建设岗位上，他们仍不减当年移山填海的英海气概，在鹭光橡胶厂的车间里我遇见当年奋战在“大石湖”的许锦成、吕国安，闻名海堤的女子青年突击队队员陈亚冬，已成为胶鞋车间的一个出色的女师傅了；玻璃厂、罐头厂、感光厂、电池厂、造船厂，市区的大部分工厂，都可看到当年建设海堤的人们。

我想想走走，看看摸摸，洁白的花岗石缝缝相接，块块相连，它们紧靠在一起，让千车万担从身上经过。海堤啊！你也经受了几十年罕见的强大台风的袭击，狂风骤浪对你仍是无可奈何。我从海堤的这头走到那头，也在堤的脚边走走，只见海堤的两侧沙层越积越厚，水下的岩石还长满深水海螺，螺壳把花岗石牢牢地结在一起。海堤的建成，已整整七个年头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最近去过海堤吗？我告诉你：海堤依然如故，稳如泰山！

海堤，多美丽的名字啊！你是集体力量智慧和血汗的结晶，你是在毛泽东旗帜光辉照耀下，向大自然进军的标志。



# 杏林湖抒怀

“杏林湖”，多美的名字啊！屈指一算，她与大海隔开已二十几个春秋了。

当初，要是你去舔一舔杏林湖水，定会叫你苦涩得皱眉挤眼。可是，地理年年在变迁，杏林湖也天天在淡化。1975年，我们参加杏林湖畔蓄水池的修建，就听说这湖面已有二、三尺深的淡水了。海变湖，咸变淡，杏林湖也就愈来愈名符其实了。

我爱杏林湖，不只因她丰满多姿，更因我熟悉她，亲眼看见她的诞生。

去年夏收前，趁下乡之便，重游了杏林湖。那天已近中午，正是涨潮时刻。我走近杏林湖通海的大闸，凭栏观赏着急流穿过闸板，喷出千万朵雪白的浪花，更有意思的是那小鱼小虾也跟着拼命地从闸板缝挤了进来。早时，听人家说，杏林湖是“海的女儿”，此时一想，果真有道理。不信你看：那一群小水族，不正是东海龙王派来走亲戚的吗？

我跟着那群时隐时现的鱼兵虾卒，沿着那湖面通着海、海连着湖的渠道岸边，走近了杏林湖。

近午的湖面，波平如镜，蓝天上朵朵白云游入湖中，眼中的水底天清秀如画。我正饱赏着这令人喜爱的湖光水色，蓦地“扑通”连声，一尾尾鱼儿相继跃离水面，圈圈涟漪随即散开，映入湖面的太阳，也变成了千百个小太阳，在湖面闪闪发光。

看着那蹦跳的鱼儿，想到这人工湖万余亩大，可以养殖鲤、鲢、鲫、鲈各种鱼类，不禁赞叹：真是个宝湖啊！

杏林湖这个宝湖，还年年季季向人们贡献“珍珠”哩。沿着湖边的田埂走去，一大片稻田展现眼前，微风吹来，沉甸甸的稻穗随风摇曳，弯着腰，点着头，金灿灿，犹如一幅巨大的黄绒地毯，铺在天马山脚，铺在美丽的杏林湖边。“珍珠”粒粒黄，稻谷阵阵香，这丰收在望的田野更是令人陶醉。

是啊！当年之海底，今日成良田。记得杏林海堤建成时，杏林湾内有三万余亩水面。二十多年的变迁，从杏林湖底托起了一万多亩丰产良田。这是移山填海创建的奇迹，这是靠劳动双手巧绣的大地。

杏林湖这个宝湖，以丰富的乳汁，哺育着怀中的鱼儿，也哺育着湖畔的“珍珠”。粗略算一下，亩产千斤谷，十亩就是万斤粮。那么，千亩……万亩，每年这万亩地收成的“珍珠”，可要堆积如山啰！

同志，你听说过杏林湖还有一宝吗？那就是温泉。当年，海堤堵口之前，我们住在杏林村的工棚里。每当潮水从杏林湾退走，青年突击队的小伙子们一下工，就奔向海滩。有拾小海螺的，有捉小螃蟹的，也有去看温泉的。

有一次，我也被温泉吸引去了。果然，海滩上有几个小窟窿，涌出热喷喷的泉水，直冒烟吐气。我蹲下去仔细瞧瞧。几只贪玩的小虾来不及逃脱，早被“煮”成红虾啦！

杏林湖畔的温泉并没有被人们遗忘。不久前，我听了一次厦门建设规划的报告，还提起利用杏林温泉的事。

站在杏林湖东岸遥望杏林村。我想，到那一天，果真修建起游览区，我定要重返宝湖，泛舟畅游，洗它个痛快的温泉澡。

我一边欣赏，一边思忆着：思忆那移山填海的日日夜夜，思忆那移山填海的健儿们……

## 筼筜观鹭

厦门有白鹭。白鹭的传说，白鹭的神话在白鹭之乡广为流传。

今日的厦门，见过白鹭的人不多。我算有幸，童年曾与白鹭为邻。

我家住鼓浪屿海滨。海边的孩子，最大的乐趣是在泥滩上、礁石旁钩蟹摸虾。成群结队的白鹭，在孩子们身前脚后，或涉水，或低飞，或追鱼嬉水，觅啄蛤蜊。

白鹭与海边小子，都是泥滩的常客。他们相互间并不感陌生。

那时节，十来岁的孩童，哪懂得欣赏白鹭的袅娜多姿。

解放后，听了许多白鹭的故事，观看了《白鹭》神话舞剧，胸中萌起赏鹭的念头。

可惜，一群群白鹭不见了。据说，泥滩上的枷碇树被砍光了，加上某些“猎手”捕杀残害，白鹭无栖身之处，更无繁衍子孙的条件，只得远走高飞。

“白鹭飞何处？”人们沿鹭江寻觅，连孤鹭也没见到。

前几年，听说，杏林湖畔出现白鹭。多么令人欣喜的信息呀！我曾专程到杏林湾寻鹭，竟不见白鹭倩影，实在遗憾。

年近花甲，“乔迁志喜”精神爽。新居就在筼筜湖畔。清晨，湖滨是适宜锻炼身体之处。

果然，“有缘千里来相会”。中秋后的一天清早，我正在湖畔舒筋松骨，无意中发觉对岸马尾松林下的草丛水边，恍惚有几

个白点在微动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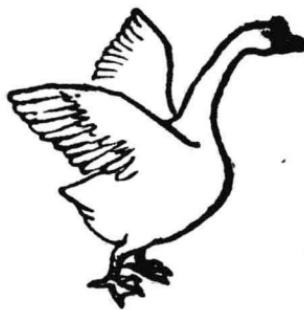
是晨风摇动野花？不象。是海鸥觅食？也不象。难道是思念已久的白鹭来到眼前。

正疑惑间，一只白鹭扑翅离水，紧贴水面飞行，一群白鹭随着飞了十多米远，又踩入水中。

白鹭，真的返乡了。我兴奋得有点忘乎所以。赶紧绕到湖滨桥旁，蹑手蹑脚地靠近白鹭，仔细地观赏着，点数着。归来的“童友”有八只。这“八仙”一点不惊慌。逍遥自在，有的抬头仰望，有的涉水捕鱼。

白鹭在水中迈方步，真有点“绅士”风度。长嘴细脚，羽毛洁白，多美的水中仙子啊！

飞翔吧！白鹭，祝你永留家乡伴“童友”。



## 乡音·乡亲·乡情

同乡之情，远行的游子感受最深。去冬，我们三人远途旅行，切身体验一次乡亲情。

那天中午，冬日高悬，我们平生首次乘坐银鹰腾空而起，从天上俯瞰美丽的家乡——鹭江。分针只绕一圈多，飞机就降落在祖国最大的城市——上海。隔天，我们告别上海，乘“长松”号客轮破浪远航。

我们从东南沿海来到了数千里外的胶州湾畔——青岛。

在陡斜的“八大关”柏油路上散步，在海滨浴场观海听涛，还有，流连于那别墅式红瓦绿荫间，我总觉得，它们与家乡鼓浪屿的田尾、港仔后是何等的相似呀！

不，它们并不尽相似。青岛已是摄氏零下三度，下了小雪。这，厦门的历史好象还没有记载过。

差异之处还有，那就是语言。我们无论在崂山道观游览，或是在“栈桥”凭栏眺望，竟一直未遇到能听懂我们语言的人。我们越远离家乡，越是爱讲家乡话，这大概是思乡的反映吧！

从宇宙来说，地球是那样渺小，人与地球相比，更是微不足道。然而，“萍水相逢”的巧遇也不少见。

元旦前夕，我们乘“长柏”号客轮，从青岛开往上海。在船上的餐厅里，有一位打扮奇特的旅客。他身穿浅咖啡色长裤和灰色高领毛线衫。这位身高足有一米八，年约五十开外的老人，头上还戴一顶有毛线小球的毛线帽子。这样装束的人当然引人注